

循

陔

纂

聞

循陔纂聞卷四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勳常重錄

小爾雅云二鍤四兩謂之斤鍤六兩也二鍤得十二兩加四兩焉是十六兩為斤自漠然矣

國語伍員將死曰而抉吾目懸城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之

亡也按史記正義云東門鱮

普姑反

門謂鱮

覆浮反

門也今

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鱮鱮名一

江豚

隨濤入故以名門又越絕書云婁門外力士者闔廬

所造以備外越陸廣微吳地記城中西閭胥二門南盤

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

閭門亦號破楚門吳

門本伍子胥室因名石碑見存盤門古作磻門嘗刻木

作磻龍以鎮越又云吳大帝端龍故名齊門齊景公女

嫁閭廬長子終崇早喪夫因思不開東門者為絕越故

思家國故名匠門又名干將門

也似東門為婁門吳越春秋則云越攻吳欲入胥門未

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

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大懼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

越之必入吳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又

似胥門未知孰是

胡元瑞筆叢云世俗所演之戲乃元人雜劇之變而雜劇

之類戲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唐宗金元迄明皆

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余考觀優魚里見于左傳優孟
衣冠見於史記此殆雜劇所由昉歟蜀書許慈傳先主
定蜀命慈與魏都胡潛並為博士值庶事草創動多疑
議慈潛更相克伐謗囂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
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懾虛晚先主愍之群寮大會使

倡家假為二人之容倣其訟闕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

戲初以詞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正此類也

自後名目漸多如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載鼓架部戲有

代面始北齊神武弟崔令欽教坊記有勇善鬪以顏貌

無威入陣即着面具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水

燕護狄武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時西邊用兵公頻
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其馳突賊圍敵畏獨之無敢當者
清波雜志武襄公叔僕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在其五世
孫狄似處老學菴筆記政和中大儂柱府進面具八百
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
似者天下及外夷皆不可及鉢頭昔有父為虎所傷上

山尋之戲者作遭喪狀蘇中即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

魄自號中即戲者着緋戴帽面赤赤正以狀其醉即有踏

謠娘崔令欽教坊記北齊人姓蘇貌鼻不仕而自號中

且步且凡羊頭渾脫等悉屬此部是也然代面寔亦不

始北齊賈誼新書匈奴篇云今婦人胡戲倒挈面者更

進隋書樂志云禮畢者本出晉太尉庾亮卒其伎追思

之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取其謚號之為文康舞則漢

晉間已有之矣又按教坊記凡欲出戲者所司先進曲

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目按今

優人奏劇必呈目請主者點定始此也

元人院本有副淨副末引戲等

五人又謂之五花爨弄別有雜劇詳陶宗儀輟耕錄中

教坊記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

人欲得其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飽子亦醉

不須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按吳俗詬賣妻

者曰烏龜龜讀若居必五奴之訛也或謂龜鬻之類無

雄皆以蛇為雄見于說文然李杲言龜雄雌尾交正字

通亦言野人親見如此非以蛇為雄許氏說不足信據

鷄肋編以龜為諱宋世惟楚俗為然故尚有取為名字者今則無不諱之遂使四靈之畜被以惡名寃矣

遼志試士科制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案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按此今鄉會報捷猶用此法

金志大禮有諸色旗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人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指展即今戒指見真臘風土記

真臘風土記父母死無服男則髡髮女則於顛門剪髮似錢大以此為孝

吳俗呼門牡為門其字見桂海虞衡志臨桂諸郡土俗書有門門橫闕也又有閨音穩坐于門中穩也高則誠琵琶記多用闕閨字蓋努力之意

疋字見小爾雅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兩四丈也晉賈疋當音雅近亦有賈匹者

俗語遠水不救近火見後周書赫連達傳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

後周書韋孝寬傳齊神武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孝寬飭戰士屯塹城外有穿至塹者即擒殺之又積柴貯火于塹外敵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鞞吹之吹氣一

銜咸即灼爛按皮鞞亦名鞞扇以草為囊蓄氣其中用手按之氣所至火即颺舉即莊子所謂橐籥也今鑄銅匠用之鞞通鑑作排音義同

梁周宏讓復王褒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洎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昔

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搯清商
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
旦翻覆波瀾吾已惴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
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
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遠缺二產骸柩
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鷹頡
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
握管搯觚聲淚俱咽見齊書王褒傳書中所云家兄乃
宏正也

周武帝作象經令王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事見褒

傳褒序有天文地理陰陽四時算數律呂八卦忠孝君
臣文武禮儀觀德十二條見藝文類聚而武帝紀亦言
保定四年集百僚講說其書見隋書經籍志今其法已
不傳按庾信集有進象經賦表其象戲賦曰局取諸乾
仍圖上元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
之璧泉似為局正圓而兩介格上又各為圓圈以標識
之如今將帥宮也又曰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
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
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似為方格而列馬步符使于旁
如今車馬砲卒位也曰播笏當次依辰就席回地理于

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類藍田之珉石南
行赤水之珠北使元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
馬白既舒元象聊定金秤昭日月之光景垂風雲之性
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疑言布局已定也曰
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翻則願兔先出陽變
則靈鳥獨明疑言行道先後也蓋即今三十二子象戲
之權輿而其法精密難究故後人省為今戲耳然牛僧
孺元怪錄所載金甲將軍事則已與今之象戲無異矣
竟不知何人所變也陳貞父寶鷄錄登華山明星峰道作
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

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亦與今象戲同

什器猶今言什物言常用器物非一故以十為數也史記
五帝紀舜作什器于壽邱

史記正義伯夷叔齊姓黠氏其叩馬之事林有望據孟子
辨其無此亦有見

史記始皇本紀四年十月蝗虫從東來蔽天天下疫百姓
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則是納粟拜爵自秦始皇始矣後人乃
謂始于漢文寃哉

南唐書酷吏傳李德柔字子懷始為小吏捕獲亡命所至
必得時目為李猫兒後累遷大理卿獄有未成則以蘆

席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

吳楊溥禪于李唐世子璉為烈祖壻宋齊邱請絕其婚而
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
者莫不大笑

南唐馮延巳樂府辭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
嘗戲之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
小樓吹徹玉笙寒按元宗浣溪紗云菡萏香消翠葉殘
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
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故
馮以此答之

盧絳字晉卿病疴且死夢白衣美婦人歌菩薩蠻勸酒詞
曰玉京人去秋蕭索函檣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
初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
生暮寒歌數闕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如言果差
數夕復夢前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
子坡後入南唐有戰勳後主拜為上柱國尋授宣州節
度使宋太祖下金陵絳降授冀州團練使初龔慎儀為
絳所殺其姪穎上言求復讎乃命斬之臨刑有白衣婦
人同斬貌如所夢其地即固子坡也婦姓耿名玉真其
夫死與前婦之子適當極法與絳同斬焉見南唐書

南唐後主事佛甚謹，願為瘤贅，手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再加修治。僧尼犯姦，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斷死刑，或遇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火滅依法不滅，貸死。今道流為人禮斗，延齡設燈，亦謂之命燈。以長明不熄者為獲福，當自此昉也。

佛曲吳中僧徒盛習之。按南唐書云：僧應之，姓王，元宗命為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于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然，余觀後秦錄鳩摩羅什傳曰：姚興使

沙門僧碧等傳受什旨成經論三百餘卷什謂僧叡曰
天竺國僧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
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嘏為貴經中偈頌皆其
式也但改胡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則其
由來亦久矣

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吳越錢氏則大
造堂宇修飾塑像初不置產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
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院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
近歛率于民嗚呼江南敝俗歷千年而不能革豈俗使
然歟借國之流毒非淺也

晉書王戎字濬冲性好利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自執牙籌
晝夜算計又儉嗇不自奉養世謂之膏肓之疾顏延之
五君詠削去山王正不徒以其爵也

晉皇甫士安出後泚父年二十不好書感叔母之教始從
席坦受書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謂書淫或慮其
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
天乎叔有子既冠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武帝
時舉賢良方正不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
謚雖羸疾披閱不忘年六十八卒著薦終論命其子以
蘧蔭畏尸穿坑下尸唯齋孝經一卷自隨焉

晉書愍懷太子傳贊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諧遂行又寃
逾楚建酷甚戾園皆傑句也坎牲用左傳襄廿六年宋
太子痤事蓋以伊戾比賈謚斃犬用晉太子申生事蓋
以驪姬比賈后楚建楚太子建也亦見左傳戾園則漢
戾太子也雖史體寢卑而隸事工切可喜此類頗多

陸機謂張華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華為人多姿又好帛
繩纏鬚雲至見而大笑先是嘗著縑經上船於水中顧
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中夫見纏鬚而笑情也身衰經而
笑不可謂非疾矣周浚以士龍為當今顏子豈其然乎
後魏尉瑾亦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

晉荀晞字道將為征東大將軍領青州刺史日事斬戮人
號屠伯後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戮更甚于晞百
姓號小荀酷于大荀

孫策與周瑜至契瑜升堂拜母晉書荀崧父頽與王濟何
劭為拜親之交本此

晉書王敦與錢鳳謀逆王允之時卧帳中聞之懼敦疑已
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來照視見允之卧吐
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允之字深猷王舒之子通鑑云
王敦從子允之世說新語作王羲之未知孰是

晉虞溥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

見久學而渝者也

晉吳隱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家貧無人鳴鼓每哭臨之時

有雙鶴警叫

韋謏性不嚴重好狗已之功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
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
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
言時傳以為嗤笑見晉書儒林傳

晉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張丹陳
珠二人並國色諸從兄弟招統共往觀之入門見丹珠

在中庭輕步回舞靈設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

起破藩直出太尉賈充勸之仕不應乃使作歌統因作
慕歌以頌禹德又歌河女之章以哀孝女曹娥又作小
海唱以痛伍子胥王公已下聆之謂子胥屈平立吾左
右其感人若此

世俗有妄稱圓光者能于鏡中現諸人形凡諸曖昧事皆
不能匿然唯童子得見之長者則否閱晉書佛圖澄傳
載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以訪澄澄令一童子潔齋
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
有輝童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晢以朱絲繫肘
澄曰此即曜也勒果擒曜澄在鄴城中嘗遣弟子向西

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
被劫垂死因燒香遙救護之弟子後還言某月日果為
賊劫此則圓光所由昉歟

三韓者馬韓辰韓弁韓_也今遼東地

今世俗生子避忌多有出姓寄乾之說考西漢史皇孫東
漢史侯董侯或以外宗為姓或隨養母為姓此其昉也
晉書陳元達傳元達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此
出姓也南史宋武帝本名寄奴幼寄養于舅氏改名寄
奴此寄子也北齊書穆提婆母陸令萱後主襁褓中令
其鞠養謂之乾阿姝後稱曰太姬此乾娘也

漢書王莽傳莽納女為后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
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言竦而繫
敞孫言其愧乃祖也與史記呂后紀留侯子張辟彊為
待中同一史筆或以孫竦為姓名則將以張敞為莽時
人乎觀後有紹者張竦之從凡也云云自知

三代畫井授田田非民間所得而私也其民間得相賣買
疑自秦改郡縣始漢氏因之故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
田禁民不得買賣末年始弛其禁焉

元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令寒氣勁切杖箠
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得拷問罪人今隆冬杖人折減

當自此始也

北史齊廢帝為太子時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為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

新唐書崔從宇子又仕終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多惠政臨卒有剗股肉以祭者

南唐江文蔚工賦嘗作天窓賦曰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駭飛類化作鴛鴦之後按天窓通冥室見孔

融詩

宋米芾露筋碑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猗人倫亂
一德產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
焯斯因兮日星建

董仲舒不知其家世世說新語陳元方曰仲舒放孝子符
起注未詳是仲舒有子名符起也崔秋谷云金一鳳窠
州府志載滋陽縣南十里馬青社有漢董茂舒墓云是
仲舒之兄

南史梁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喻藥藥初為
武帝左右帝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

改姓喻樂曰當令姓始于臣歷位雲旂將軍安州刺史
今有喻姓始此也

闖賊陷京後三月二十七日秀才見朝偽尚書宋企郊叱
曰朝贊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月後
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崇正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南書史兵部尚可法戶部尚書高宏圖

工部尚書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右侍郎呂大器
詹事姜曰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卿
朱之臣太僕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
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謹以宗社

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
鴻休託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騭者其詞曰竊聞遭時有
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誦武功遘會非常正可以國恩
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
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慝從上作釁可預知然且使
俠骨錚錚與艮嶽之峰而並厲義風發發挾霓裳之秦
以爭鳴况休命篤于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
乎緒啟顯承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從寬簡累朝之
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宏模益備孝廟之溫恭
儼在世祖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官府于

名對而發糞黃之嘆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汰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脩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蓋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瘦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如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併悠悠壅蔽

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痛已成于養癰局尚可為涉
必窮于滅頂悲夫悲夫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
誰能封以一丸晉有伯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
馳于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
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
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
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寔賴同仇請無分官遊
無安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
背起或輓輅之以設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
往名班國士索為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共圖義旅仗不

需於武庫糗無壅于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群策
直承黃鉞豈賊運便能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萬
代之所瞻仰雖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
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家
幸濟危機何強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
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為豪至登
壑巨商連田富室若以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
平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得居其竒貨又如手實令在
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摠賴聖
恩之無外欲與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值佳緣毋

忌善誘譬以司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
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
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傲倖之圖漢武乃逢
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
算始賊之巧于為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
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
窻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深
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毒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
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
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

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
冤哉欲圖穩着湏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
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行之三窟便可
藏身同舟卽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也哉法等智不足効謀憤何辭卽死實切執爨之願
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
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霧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
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旂封葦尚達于北辰奮筆敢恕
于南史是為過計亦屬痴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
無任斫地呼天捶心瀝血之至時兵部右侍郎徐人龍

亦有檄文浙江台紹道傅雲龍等有誓詞臨海陳函煇
有討逆告文臨川曾益有討賊檄詞俱悲壯茲不具錄
。又是年五月十三日可法啟請急設四藩一淮徐一
楊滁一鳳泗一廬六以淮楊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
為進取之基即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高傑劉澤清劉
良佐所督臣察酌應駐地方相機固守隨奉令確議四
鎮立一督師駐揚州適中調遣其四鎮則設于淮揚徐
泗鳳壽滁和轄淮南道屯者駐扎淮北以正陽清河桃
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奉邳州睢寧十一州縣
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轄徐泗者以泗水徐州蕭

縣湯川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條宿州蒙城亳州
懷慶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南河北開歸二縣一帶招
安討事轄鳳城左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
穎上穎川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邱九州縣隸之經理
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轄滁和省者或駐滁州或廬州
或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
梁無為州十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勦事

後蜀記孟昶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女子限年十三以上二
十以下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

又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詩書易三禮爾雅凡七經

謂之成都石本十六年宰相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宮且請鏤板印九經以頒郡縣自此經有板印矣

記云改正朔改正者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改朔者周夜半商鷄鳴夏平旦也今人但知改正矣

燕雲以燕山為前後也直隸為山前曰燕大同為山後曰雲

宋袁淑詣彭城王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王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士衡入洛之年王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其淺陋如此

南史諸王傳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鮑照悟其旨為文

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嗟夫王僧虔書多拙筆鮑明遠文有鄙言才人同癸一慨

遼百官志承應小底局有筆硯小底寢殿小底之屬今稱小底當自此始也

沈約美王筠曰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蘇東坡云新詩如彈丸用此劉宋王秀之卒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今謂之接哭而喪主乃嘿不聞聲真可笑也

南史梁王崐任廣州刺史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

便得三十萬混無所取表獻祿奉之半先大夫南鶴府
君子明隆慶間守廣數年一敝蓋不改造及卒篋無遺
金廉潔可想湯若士尚論粵官首推公苦節有以也

南史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
伯廟時廟室頽毀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
摧頽即令修蓋

南史豫章王嶷傳宋永明末上幸其第嶷備家人之禮嶷
謂上曰古來謂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
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

南唐李後主周后誄詞曰鬢雲留鑒眼彩流光情瀾春媚

愛語風香又曰織眉範月高髻凌風

鷄肋編燕俗良家仕族女子皆髻首許嫁始留髮今吳中留髮以十三歲為期不必許嫁也

燕都遊覽志皇史宬藏本朝寶訓實錄處也按宬與盛同莊子以匡宬矢說文曰宬屋所容受也然殿宇命名於斯僅見

寧化雷都御史公諱鉉視學浙江江南日有校士偶存兩冊其徐州示諸生曰或問睢州湯文正公名儒名臣其學亦宗姚江何也曰湯公初篤信其師孫夏峯不敢瑕庇陽明其務躬行實踐則一循程朱塗軌其答陸稼書

先生書曰某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又曰某非篤信陽明之學也湯公生平無一欺人語此則可為公晚年定論又處州示諸生曰浙西之桐鄉有楊園張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自少厲志聖賢不屑浮華組織與時士競短長沉潛小學四書六經性理諸書其學恪遵程朱平生以農桑畜牧為治生之本稼書先生極推服之今浙中學者亦咸知宗仰之。孫夏峰名竒逢自號歲寒老人 國朝徵士著有理學宗傳

姓以律定氏以族分自太史公混姓氏為一本紀於始皇

曰姓趙氏於高祖曰姓劉氏

古以王父字為氏無以名者日知錄詆後漢書段穎其先
出鄭共叔段宋書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皆不通之論
粟太子衛太子史皇孫等皆以帝子而稱母姓

周輝清波雜志云歐陽公作歸田錄未成而序先出神宗
索觀頗急其中記述有礙者公刪去數十條又嫌卷帙
太少因撮取里巷委屑戲笑不急之事以足之李性傳
叙朱子饒錄云先生有別錄多譚安興大事未敢傳而
亡于火猶幸存一二頃問其家則存者亦不存矣古人
之慎如此

今以錢卜易者畫卦既定專用地支配以五行生尅殊失
古人用易之意然褚少孫補史記日者列傳載漢武帝
嘗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不
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夫人家
曰小吉太一家曰辨訟不決制以五行家為主則專尚
五行自漠然矣

或問程子易重幾斤曰重一斤以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一
斤有三百八十四銖也

黃宗羲曰海剛峰圓面無鬚楊升菴面似東吳貴公子此
不可以相言也

艮齋雜說云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互卦下震上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互卦下巽上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于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為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為恒為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為既濟火上水下而為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為離坎未濟離坎交也而互卦復為坎離天地之道歸於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

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窮極也同終字解

蓋歸妹互卦亦為坎

離故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於此而康成未及

又云大學文石經于致知在格物下次物有本末節緡蠻節知止節邦畿節聽訟節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文理舛錯不通忽又於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數語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則于此謂知之至也下即接誠意章至平天下五章似為直捷了當其不言格物致知者黎立武發微有

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
知天下國家身心意物之本末也誠正脩齊治平事之
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知所先後其究在乎知止
而已是則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及二程皆有改本朱
子又改之獨行於世所可議者既分一經十傳又分三
綱領八條目原本于誠意五章皆冠以所謂則已分矣
不必斷章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不必釋也蓋誠正修即
明德齊治平即新民定靜安慮得即止至善也然三章
引證詩書固自確切有理至釋本末又在綱目之外若

本末當釋則始終亦當釋耶致知格物二程原未補注而朱子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似添蛇足且其詞粗淺不類古文必欲補釋當從蔡虛齋本以物有本末節知止聽訟節結以此謂知本二句頗為近之其他改本有王柏黃震吳澄方孝儒等十二家言人人殊皆劉歆作俑也王守仁古本大學注魏校大學古文吳應賓古本大學釋蔣信古大學吳時憲古本大學雙標悉係原本非石經也石經輯注止有錢一本管志道二家耳因蕭山毛子刻大學證文故予得推論之或云石經大學豐坊偽作按坊偽作者不止大學朱竹垞經義考所載

諸儒辨論詳矣陸元輔紀其節次甚詳二條皆有關係
術故錄之

良齋雜說李贊皇薦白敏中為相而排陷贊皇者即敏中
康對山屈身劉瑾以救李崆峒及武功之謫崆峒反下
石馬故城中山狼所為作也天下以怨報德者豈少也
哉余閱靜志居詩話中山狼小說馬中錫實為林俊字
待用作以為訾獻吉者非也

宣德時三楊當國東楊南楊每題名皆書進士西楊不平
題函見意云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
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二公笑而謝之

司馬公拜翰林學士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漢制誥體可也一日過洛會飲官妓偶碎玉杯潞公令公判之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大笑釋之然則溫公未嘗不能四六也

秦檜墓碑無字在建康

明末婦人無論大家小戶衣尚純黑秀才所戴鬢鬚巾者前後二片長大皆尺許每風如飛時有謠云男子頭上蝴蝶飛女人身上和尚衣亦服妖也

平緬蠻始見于元史其詳見元文類經世大典序錄中或云即三國時孟獲所據地也明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

叛結砦于馬龍他卽甸之磨沙勒西平侯沐英遣甯正
擊破之二十一年春復寇邊賊皆乘象被甲背負戰樓
若欄楯然挾大竹筒于兩旁置短槍其中英以馮誠將
中軍甯正居左湯昭居右令士卒多置火銃神箭分三
行而陣度象且近前行銃箭齊發二三行相繼進英立
馬高岡觀之蠻將昔刺殊死鬪左隊小却英令馳取隊
將首隊將怒率士卒齊入諸軍並奮象驚走英乘之賊
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
如蝟賊帥皆伏殪象背洪武二十九年酋長刁幹孟反
逐其宣慰司思倫發率所部圍騰衝上命西平侯沐春

為征虜前將軍何福瞿能副之率兵五千人進討福等
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刁名孟進攻景
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轉熾
福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乘夜抵怒江詰旦徑渡馳至
寨下賊望見大驚遂出降因擒幹孟以歸思倫發得還
平緬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屬雲南設潞江干
崖大候灣甸四長官司隸焉至英宗正統初年麓川宣
慰思任發叛畧取孟養地六年兵部尚書王驥督師討
平之緬甸斬思任首送驥封驥為靖遠伯

清異錄廣陵東南一都會凡百頗類京師號節木汴州

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與猶兩獸名

今人自一至十計數以一豎為一二豎為二三豎為三又為四子為五乚為六ㄣ為七ㄥ為八ㄨ為九丨為十謂之湖州記按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曰二首六身取上二畫豎置身傍如身當為亥字是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與今湖州記正同後閱黃公紹韻會亥下載徐曰古文質豎上二畫於左為筭家之二萬乙字曲之上豎下橫為筭家之六千左人字曲之上橫下豎

為算家之六百右人字亦然算家之單六中隔一位闕六十也故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今案李斯書碑亥字旁人皆作丁字形史趙以其衆畫率爾類之取說其字義則當从人字也是說與余正同喜而錄之辛丑十一月也

塘栖陳茂才青上名升之嘗誦謝四新復吳三桂詩曰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来在卧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應不寐可堪思子又思親

湯睡菴賓尹曰周靈王之庚戌孔子以生六經之祖也而

獲麟卒于庚申宋熙寧之庚戌王安石以相經義取士之祖也不再傳為元符之庚辰而黨籍成我明科制定于洪武庚戌英賢輩進恃此一途行之二百四十年與春秋之數合而士子之難興豈非天哉太公陰謀曰六庚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客星侵上害氣四流士之及也非不幸也

漢壽亭侯生日桃園記云是五月十三道書云是六月二十四日號義勇武安王今俗多從桃園記侯始謚壯繆國朝乾隆庚辰易謚神勇從杭州沈椒園先生廷芳

臬司之請也怡國初高郵宋文康權嘗言壯繆惡謚當

易以嘉名至是始諱定云

北史隋煬帝伐高麗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
北史魏咸陽王禧傳禧謀逆事露自洪池東南走從禧者
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
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曰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
狼賊不入己都不有心于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
解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語類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
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歷也又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
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矣

庚子山奉和賜曹美人詩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按女
紅餘志云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雜志又承雲衣領也
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履領邊繡即承雲也
沈并八物為八咏又有憶來時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
四咏俱為夢蘭作當時傳誦

宋范文正公嘗以制科薦富鄭公公以未習辭范公曰已
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所謂大科文字蓋
即李巽巖制科題目編之類明黃蔡陽先生捷南宮學
者摹倣之馮開之先入會場誦其行卷不置前輩不廢
揣摩如此

構李黃碧山學士諱洪憲字懋忠號葵陽隆慶丁丑解元
辛未進士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爵子衡為榜首
第十名李鴻文申時行壻言者攻之下廷臣覆試至再
諸生皆如格事乃白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十
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
先生堅避不入簾江陵啣之故久不得遷海內歸其門
者如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
祚陳懿典馮夢楨皆成名士

清波雜誌云紹興辛酉輝至南康揚帆左蠡扁舟小泊沙
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老僧指梁間木牌云是

蘇內翰留題詩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
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
投老得歸無也以律詩而用兩韻叩于能詩者曰詩格
不一李誠之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
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
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按此乃進退格也
湘素雜記論之甚明若二十六句押六韻者又古通韻
法邵長蘅古今韻畧論之甚詳康時本匡時避太祖諱
東坡生于仁宗景祐三年丙子送沈遼詩云嗟我與君皆
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君同丙子

三萬六千日

史記秦二世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注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注奴產子猶今云家生奴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也又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意家人子即家生奴之類

陳皓字可大號雲莊先生都昌人生宋末元初

北史鄭譯傳隋文徵譯入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頰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又儒林傳龔

雋善隸書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以潤筆對謝章可謂工絕

吳志朱桓傳桓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
識之北史楊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
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漫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趨障面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
以禮定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
士琛士深自言惜曰盧卽潤朗所以比玉

上淫曰蒸非常之變春秋所載賈君弟姜不「而足至北

史記齊馮翊王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
有穢雜之聲以出腹子上淫尤屬悖亂較晉惠衛頑科
罪當更加一等矣

俗語事有定數則云九升八合殊不可解閱北史斛律光
傳齊武成朝祖珽擅權光忿之珽有事褚士達夢人倚
戶授其詩曰九斗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
留何處人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為律字
非真者解斛律于我不實所謂九斗八合者蓋不成斛
之謂俗語因變為九升八合耳

北史牛宏傳宏字里仁隋獻皇后崩里仁撰定儀注以三

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褻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于帝帝下詔降褻練之禮自里仁始

北史隋煬帝時裴蘊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今北方之有樂戶自此始也

明高帝謂群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為號褻天甚矣因改其印為真人印按後漢張陵修五斗米道俗謂之天師梁僧祐宏明集載釋元光辨惑論云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假設權方以表靈化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天天師昇元都又曰五斗米教出自天師晉會稽內史王

凝之世奉天師道北史崔浩傳天師寇謙之字輔真每
聞浩言自古興亡之迹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謙
之蓋祖張陵之道者杭州宗陽宮殿榜大書天親二字
叩之道者言是玉皇大帝父母天既有師自應有親其
杜撰不經如此玉皇父母舊有主書名字今毀去。嵩
山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語老子命謙之繼道
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崔浩師
事之魏主燾為起天師道場于平城之東南見通鑑。
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黃帝問于天師曰以岐伯為天
師此天師之名所自昉也通鑑閩主王繼鵬賜洞真先

生陳守元號天師

北史魏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十錢主簿

今俗語稱人強幹曰儻儻初不曉其名義所在後閱北史魏崔辨傳辨子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儻儻付楷儻音郁賈反儻音孤楷反乃知俗語亦有所出又曹昂字教曹父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教曹今沿為麇遭

謚法古用一字或二字漢時多連爵曰某公某侯隋多謚

某子蜀元魏長孫悅襲祖嵩爵宣王卒謚司空以官為

謹古今僅見

元魏羅結爵屈地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
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
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為私第并為築城號羅侯城年
百二十卒見北史

今俗言十二時各舉其候如言子時則必曰半夜言丑時
則必曰鷄鳴然此實本於改朔隋書禮儀志載梁詔曰
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通鑑叙王莽篡位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
時胡三省注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

由此言之則如日出卯時日沒申時黃昏戌時之屬可
以類推矣

通鑑漢安帝紀五同種大豪盧忽等別留允街而首施兩
端李賢注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鉛

牛豕羊三者具為太牢羊豕為少牢亦曰中牢漢順帝詔
以中牢具祠楊震是也

通考唐制舉司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
開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
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
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言疑似參互者以惑之或上抵

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校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縣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數十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面墻焉。秀才科久廢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甲科而已。右補闕薛謙光疏言今之舉人專事請謁希附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吳氏能改齊漫錄曰杜陽雜記舒元興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曰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冰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

聞吉說棘籬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
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
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方唱第三條燭盡南宮
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子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
于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
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竇正固傳舊制夜試以
三燭為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難成奏
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
許見燭容齋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
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段文昌言其不公詔王

起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白公集中有奏狀論此事畧云自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大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比禮部試事較不同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李肇國史補肇元和中人曰進士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暍退而肄業為過夏執業以出為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其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自

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
兩舉世宗顯德二年知舉竇儀奏文字乖舛詞理紕繆
最甚者為第五等殿五舉次者為第四等殿三舉次稍
優者為第三等第二等並許次年赴舉。唐選舉表宰
相王涯言禮部取士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
名諱送中書門下

三國蜀志張飛傳飛曰身是張翼德也通鑑引此注曰自
此迄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郭璞爾雅注有之

漢制婦女不得衣錦繡曾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
命還家賜死蓋魏世猶然今則富民下至奴婢保乳無

不得服繡緞綾錦侈濫甚矣

文選有束皙補亡詩六首閱世說新語知補亡不止皙一人世說云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作家風詩注引文士傳曰湛字孝若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詞湛續其亡故曰周詩又載其一章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按晉書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葛稚川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據世說即家風詩也朱竹垞經義考於二人詩皆著曰
佚殆偶忘世說注耳

常璩序志云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詩妻龐行俱維
人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鄭注雖有劬勞不
敢掉磬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人謂相
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為掉磬

羣輔錄闕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為文王四友即四鄰
南史梁曾景宗賦競病詩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

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三國志註世語夏侯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帝聞而請焉
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
刺也客亦之一寓目使之遍設不謬一人案爵里刺今
之履歷手本

唐呂才曰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
乙亥月建申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生當病鄉法當
尪弱姓陋而詩云頎長美目

清波雜志男子施敬于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俠拜
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聞
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今尼姑施禮長揖與

男子同江鄰幾雜志云君寔說俠拜今陝西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鶴林玉露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而為今之拜者起于何時程泰之謂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

宋書謝莊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曰家世無年亡高祖
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後
莊卒四十有六

宰臣稱大學士起于唐開元後時宰相兼領他職如節度
鹽鐵轉運之類皆領之而大學士則以崇儒學也宋承
乏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集賢殿大學士見文獻
通考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
士見皇明通紀述遺新唐書張說傳元宗授說大學士
詞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
為稱固辭乃免

憲字本從宀俗从憲通鑑齊武帝時文憲公王儉卒時王

晏與儉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為文獻晏啟上曰導

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

事已行矣註平頭謂憲字也則六朝已然矣後世稱大

僚顯官為憲凡文書申詳每曰憲天大人或憲駕憲檄

之類必加點于上有老慕云本朝最重頂帶憲無頂乃

禡頂之象惡其不祥故爾王晏事見南齊書本傳其寔非也顏元

孫干祿字書憲憲注云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害憲

注云從丰丰音介石經省從士從工者訛黃公紹韻會

云从害省从心从目觀於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

接於目昧於心凜於心凜乎不可犯也說文害字从宀
音从口言从家起也徐曰禍嘗起于家生于忽微故害
从宀其無點作宀者音覓以巾覆物也書稱掌邦憲周
禮言憲令言法也今以達官為憲亦此意也王晏之言
亦牽于俗字耳

三吳者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屬
會稽浙江以西為吳郡與吳興丹陽號為三吳杜佑通

典同

胡三省

通鑑注云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

初學記云孫皓

置晉又分吳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為三吳酈道元曰世
謂吳郡會稽吳興為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

興丹陽為三吳六朝所謂丹陽乃今江寧府非今鎮江
朱子曰蘇州為東吳潤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為三吳朱
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漢分會稽為吳郡以浙江中流為
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不改與吳興丹陽號
為三吳諸說雖不同要無以今蘇松常鎮淮揚徐泗為
三吳者十數年前見江蘓學使刊刻試卷顏曰三吳試
牘既合江蘇浙江為一省於其所轄又不免偏枯考古
良未易言也

余同年海鹽吾君名祖望初得小錄親族傳看詫為僻姓
後於杭州刻字肆中見之笈語之曰君可謂榜花因叩

其得姓之始曰昆吾氏後也偶憶司馬公通鑑載吳大帝時有太子太傅吾粲注云姓譜吾本已姓夏昆吾氏之後又晉書有吾彥為吳建平太守晉武帝時王濬造大艦將伐吳木枳蔽江而下彥取江中流枳向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因為鐵鎖橫斷江路粲彥皆吳人君殆其苗裔歟又章楓山樵集有慎齋吾先生墓誌云吾體字周敬商三仁箕子之後自漢鮮于暹為大將軍馮異先鋒以功賜姓吾宋初有諱國者來為衛守其子淵始家開化族滋大今海鹽之吾云與開化同宗則又疑非昆吾之後

漢藝文志有虞氏春秋注名卿按韓非子外儲說云范且
虞慶者為虛辭無用而勝寔事范且即范睢虞慶即虞
卿也

明宏治中御帖問內閣李文正東陽以龍生九子之說文
正據圭峯羅玘蘆泉劉績言具疏以對一曰鼉屬形似
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二螭吻似獸性好望今屋
上獸頭是三蒲牢似龍而小好吼今鐘鈕是四狴犴似
虎有威故立於獄門五饕餮好飲食故立鼎蓋六虬螭
好水故立橋柱七睚眦好殺故立刀環八金猊似獅好
煙火故立香爐九椒圖形如螺蚌性好閉故在門鋪首

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翼性通靈不寐故用

警巡見升菴丹鉛錄

懷麓堂集所載與此小異

陳晦伯正楊深闢之

因引總龜對類云爾雅九種龍其名曰蒲牢囚牛蚩吻
嘲風鬣扇霸下狴犴狻眈鬣扇好文云云夫爾雅
列十三經非僻書也其釋獸止有狻猊郭注即獅子無
別項龍子之說即埤雅爾雅翼亦絕無言及者對類得
無虛構偽辭耶唐趙耕龍公碑云張路斯穎上人隋初
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
宣城罷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輒體寒而濕石氏問其
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地自謂

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以助我
係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明日九子遂射青綃
者中之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
公與九子皆化為龍歐陽脩集古錄蘇軾碑陰按龍生九子蓋此事
也大臣不學小臣妄對其誤一耳公復錄以誇人豈容
再誤乎胡侍真珠船甚辨其不經然亦不及於此

循陔纂聞卷五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王星羅拱樞錄

男 勳常重錄校

唐太宗貞觀間太常博士呂才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柈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師古義理乖僻者也胡身之通鑑注云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唇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却者為角舌拄齒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

此

北史王慧龍娶崔浩弟恬女尚書盧遐妻崔浩女慧龍子
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曰汝等將來所生皆吾之自出
可指腹為親

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
主自為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注引水經注河內
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
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又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詔謚
殷太師比干曰忠烈題大夫者固無所據題太師者更

殷太師比干曰忠烈題大夫者固無所據題太師者更

抱樂器奔周則少師亦不必定指比干也孔子于三仁
微箕書爵比干不書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明言王
子孟子則皆冠以王子後人不尋此義而妄加以官爵
以為榮至稱以介士謚為忠烈何其陋也

後漢桓帝建和七年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
傳曰時惟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禮部議覆尚書劉綸等奏稱江西
姚近卷內有澤上有地曰臨臨者以我而臨御乎天下
第二臨字未經重寫僅從兩點省文臣等以舉子應試
之卷理宜作字端楷未便與行草書札一體從省在題

字即當貼出但徧檢條例兼詢禮部並無此項應行議處明文合請旨勅部通行各省以明年會試為始試卷重字有率用省筆作兩點雖非題字亦應將舉子議處務令人人共曉以昭慎重等語應如所請通行各省按後漢書鄧騭傳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寒注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容齋隨筆辨之云漢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遭

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謂當時自有此語李注非也又按
野客叢書引王充論衡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
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云云則元二謂建初元
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
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
二年也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
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
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元二為元年二年又按忠
仕于永初中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知隨筆所考為有驗
也

卜世昌皇明通紀述遺英宗正統元年詔增鄉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

廣六世祖南鶴府君字源伯登明隆慶元年丁卯鄉薦二年戊辰成進士由兵部主政出守廣東廣州府治行為天下第一府君之同年郭子直作狀張瀚為誌其墓湯若士尚論粵西官宦首惟府君清節載玉茗堂集中廣

西通志列在介節傳按卜世昌皇明通紀述遺云是年
三月上御皇極殿策士得士如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
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為內
閣有介直聲習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蕙皆忤居正為
時名臣徐大任劉應麒廉介徹底顧梁材恬退無宦情
李維楨劉紹恤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
為士林所重鼎元羅萬化醇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
于陞故內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艷之穆宗故守
成令主踐阼之初賢英彙起亦盛事也又按杭州羅氏
手抄明會試錄是科知貢舉官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

錢唐人禮部右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考試官大學士李春芳字子實句容人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甫武定人同考官翰編徐時行等十七人又考趙志臯字汝邁蘭谿人家屏字宗伯大同山陰人一貫字肩吾鄞人張位字名誠南昌人于陞字元忠孔教字時甫廬陵人思孝字統文嘉興人字道元吳江人方沆字子及莆田人于文定慎行黃碧山洪憲皆工詩文吳復菴中行字子道武進人亦疏叅江陵

齊襄公淫于姊妹禽獸之行也左傳桓十八年傳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此追書之詞非至是而始通也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是也然則鄭忽之辭昏申繻之諫止固皆有為而設矣春秋書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齊皆直書不諱夫子刪詩于齊存南山蓋深惡之也然有疑者莊元年十月王姬歸于齊是齊襄公至此方娶也桓公娶姜氏在三年其薨于齊在十八年則姜為室女時襄公尚幼何得先為私通然謂之女弟恐又不符魯莊公生于桓公六年至即位二十四年始娶于齊年已三十七古人婚嫁遲早都不可解

今謂適母曰民母見漢書衛青傳按史記作先母服虔曰
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顧氏云鄭季本妻編于
民戶之間故曰民母然則民非美稱也

文子曰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又
藝文類聚漢牟融曰臯陶馬喙見宏明集

劉子新論貴農篇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
寒而珠不可以充饑也瓊粒二字甚新

史越世家言越為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吳越春秋言無
余之後然國語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收賓于東海之濱則又周後矣韓詩外傳庶稽曰越亦

周室之列封也

說苑君道篇武丁時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其相曰
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其亡乎曰俱
生則兩物矣韓詩外傳却只言穀

今人言極多曰無萬亦有所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六
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師古曰言極
多不可以萬計也

說苑尊賢篇齊桓公時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
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況賢于九九乎。又田讓曰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使人往觀其政注介子推也說苑尊賢篇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此子推乃楚臣與孔子同時非從晉文公者四書人物考誤作公子荆

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郊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頥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今謂居間贊成事者曰中人其字甚典古孔叢子雜訓篇孟子車即孟尚幼請見子思子思甚悅之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昔從夫子于郊遇程子于途傾
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君子
也今孟子車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
可况加敬乎

說苑敬慎篇官怠于官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
于妻子說叢篇曰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
餘烈旨哉言也

史記吾邱壽王漢書亦作吾邱獨說苑作虞邱班固兩都
賦序亦作虞邱古字虞與吳通故虞仲亦作吳仲豈虞
與吾亦通用耶史記孝武紀引周頌不吳不教作不虞

不驚

說苑權謀篇有漆雕馬人疑即漆雕憑之誤

周正建子而晉獨從夏正用寅寅顧亭林以為承唐人之舊

余謂晉始封于夏虛則因其地之舊而不改五方各殊風俗

先王所以當一統之日猶必考時月定日也晉用夏正

杜預春秋後序云汲冢紀年如此然左傳僖五年晉滅

虢卜偃曰九月十月之交而下言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此尤用夏正之確証也又按僖十五年十有一月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而傳書九月秦卜徒

父亦曰哉云秋矣則秦亦用夏正也

吾邱衍曰尚書無也字三墳有之按論語無此字易有于
字孟子有唯悅等字雖小事亦宜留意

左傳秦襲鄭鄭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鄭呂覽云高遽使奚
施歸告奚施亦賈者蓋其友也高士傳作蹇他

左傳秦伯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呂覽三帥
對弦高曰寡君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則以術為林
又曰蹇叔有子曰申與視則視係叔之子而左傳呼之
曰孟子呂氏說終不足信西乞術史晉世家又作穉

四明樓灌潤父曰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呂調陽蓋行草
名字訛為呂字耳律呂則調陽律呂則無義後見高宗

真草千文石本亦作名始信潤父言不妄見齊東野語
野語孝經一千九百三字今止一千八百九字則朱子刪
去九十五字也

越蔭錄者貌越王勾踐及諸大夫像而附以時人詩贊蓋
紹興郡守杜公所刊也公自序云郡故有王祠別有范
文二大夫祠歲戊辰葺而新之因考傳記于二大夫外
更得九人合之為十一人皆祔祀于王之祠請于大府
著為令典又得唐世剝損畫圖命山陰陸振宗摹而梓
之俾越州人士瞻仰前徽思百年樂利之澤所自來噫
甚盛事也公又言邦人既祀范文二公也無復有如其

姓氏里居者可勝浩歎廣業世居海寧地舊屬武原鄉亦越人也少讀左傳至於越事未嘗無郟子之思今忽從楮墨中獲見當日主臣鬚眉冠佩凜凜猶生其為欣幸何可勝道願其中竊有疑焉者文獻通考載紹興元年言者請享越王句踐於其廟以范蠡配移蹕則命郡祀如故事則范之祔祀自宋已然不知何時復為別祠其列像首越王次范蠡次文種次曳庸次臯如次苦成次諸稽郢次浩次扶同次柘稽次勾如第九頁失去意是計倪凡十有一人皆題曰越大夫考越大夫見於左傳國語史記漢書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所稱各不同

史越世家叙范蠡特詳而逸其字正義引會稽典錄云
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越絕外傳范蠡其始居楚也生
于宛橐或伍戶之虛又曰范蠡居楚曰范伯史公素王
妙論曰本南陽人劉向列仙傳又云徐人大夫種見左
氏傳不著姓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姓文氏字會楚之鄒
人楚不應有鄒宋王伯厚黃東發以為鄆人蓋俗本訛
鄒為鄆也而史舊注乃有以大夫為姓者比於司馬司
空索隱已辨其非矣正義引吳越春秋曰名種字子禽
嘗為宛令此文今已亡缺蓋為楊方所削不可復核

楊方

字公回會稽山陰人更撰吳越春秋晉書有以二公勲

名烜赫廟食不替而姓氏鄉籍已乖錯若此况其他乎
左傳載越句踐大夫諸鞅臯如后庸疇無餘謳陽并種
為六餘陽為吳所獲似不足稱然水經注載松江北去
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二
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
大夫死故立廟山上號胥丞二王則二人之忠烈已見
重鄰國如此諸鞅報魯叔青之聘雖行事不傳不容略
也諸鞅聘在哀二十四年蘇轍古史越世家在句踐二十四年后庸國語作舌庸吳
越春秋伐吳傳作或庸夫差傳又作洩庸今以左傳哀
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推之事在夫差三年傳所云越

王使范蠡洩庸率師絕吳路在夫差十四年豈先仕吳
後仕越歟抑吳越俱有一洩庸歟漢書江都王問董仲
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蠡種謀伐吳字作泄文選
四子講德論句踐有種蠡滌庸尅滅強吳又作滌竊意
后舌形似舌泄音類輾轉致訛後避唐諱改泄為洩又
脫水為曳加木為縹也依左傳當作后庸宋景文公筆
記謂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為祖則亦當從國語作舌今作
曳庸誤矣臯如左國及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皆同而
歸國陰謀二傳又有句如唐皇甫遵注云左傳國語皆
作臯如是句如即臯如也鄭樵通志曰句者吳越之語

辭吳有句吾越有句踐皆名號也然句係王偏諱不應相犯當以臯為是董子繁露對膠西王篇又作大夫臯胡氏桀槃本誤音澤蓋音澤者上無ノ作臯正字通云臯訓澤非音澤此字見靈樞經及荀列諸子書甚多本音臯漢書地理志成畢今通作臯是二字古通用而句乃臯之轉音也且臯陶之臯漢書作咎又安知非咎字之訛賈誼新書曰渠如處車裂回泉則又為渠如而名處更可異矣國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云云吳越春秋號郢與種蠡為三聖而史又曰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於吳索隱云國語作諸稽郢是柘

稽卽諸稽郢也漢書古今人表作諸稽到到必郢字之訛猶后之訛舌及泄洩也吾海寧諸氏遷姚江遠祖為諸稽郢祝文彥誅諸紫隣先生云曰稽遠祖佐粵行成霸圖既萃錫姓宗盟是也今其後人乃自謂諸葛恪後不亦誣乎苦成越絕書訛若成繁露作車成者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曰晉公族郟讐食采於苦號苦成叔後為苦成氏又曰苦城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之曰古城氏通志氏族畧越大夫苦成漢有會稽太守苦灼音庫則苦為是也大

夫浩見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傳其入臣傳自作皓進正
字通白部皓字引之証皓為姓今單言浩何也扶同者
吳越春秋歸國傳注云史記作逢同越世家逢同注云
逢姓同名楚有逢伯者是按穆天子傳馮夷作無夷意
無逢扶三字古亦通用則扶同即逢同明矣但吳有馮
同亦作逢同如史云吳太宰嚭與逢同共謀讒殺子胥
于王越絕請糴內傳曰太宰之友逢同後越滅吳殺嚭
逢同與其妻子又曰范蠡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
與共成之此馮同即逢同雖與種蠡交而寔仕吳觀後
德序外傳記馮同宰嚭能知謫臣之所移云云可見另

為一人史以逢馮同音相混而皇甫遵遂引之耳但計
倪內經又載越王曰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于會稽
石室孤非其言也所謂議于會稽者正與史世家文同
則扶寔又因佚而訛周大夫有佚之狐扶氏至漢始有
扶卿傳論語意當為佚同歟越絕有計倪吳越春秋作
計碗漢書人表作計然與后庸同列中上史貨殖傳越
王用范蠡計然策孟康注姓計名然越臣也徐廣注計
然者范蠡之師名研裴駙案范滂曰計然者蔡邱濮上
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遊于越范蠡
而事之索隱引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漢以為蠡所

著書名計然殆非也倪與研本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
皇覽亦云計然即計倪著萬物所出今考意林載范子
有云計然時遊海澤號為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
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同利也則計然特遊于越未嘗
仕越而越絕載越王脅群臣欲與之盟群臣未對計倪
官卑年少其居在後云云則計倪與范蠡師辛文子顯
屬兩人向來說者恐皆非也蓋吳越僻處南土語音與
中國異觀竹書句踐是為苒執不壽是為盲姑穀梁傳
吳謂善稻為伊緩之類可見傳聞既異辭雜史又躋駁
今論定諸人誠難臆定其是非但見內外傳者據之而

二書又以内傳為斷乃曳庸既舍左從趙臯如諸稽郢
強與句如柘稽析二為四又何異開元聽典並祀薛邦
鄭國耶一人兩名春秋所譏若因姓名互異而皆祀之
尤為不可計倪未見其像當作倪扶全當作佚同說文
全完也即全也其以同為全出道書周世不應以此命
名諸書本皆作同更有說焉韓詩外傳劉向說苑君道
篇皆曰越王句踐大敗吳人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
而立近臣三遠臣五是越大夫止八人而已吳越春秋
伐吳傳句踐二十一年冬十月越王請八大夫謀伐吳
對者寔止曳庸苦成文種范蠡臯如扶同計倪七人注

家欲以楚申包胥足其數國語越王名五大夫問戰其人為舌庸苦成種蠡皐如其辭畧與傳同繁露所載亦止此五大夫吳越春秋入臣傳大夫范蠡同入吳送至浙江進說者文種扶同苦成計碗皐如曳庸皓進諸稽郢共九人其歸國傳所名五大夫乃句踐九年初歸自吳之時其人扶同范蠡苦成浩句如史記止載逢同一人傳於五大夫前又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則又當有十二人今無可考唯左傳馮李之役以戈傷闔廬指者有靈姑浮韓詩外傳句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見以俗不冠則不

得見廉稽曰越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說苑權謀篇句踐臣有四水者勸越王以重幣請糴于吳吳與之後三年而破吳此三人者合前諸鞅疇無餘謳陽為六應皆無愧于俎豆焉岳珂讀史備忘捷錄載句踐臣止七人疇無餘謳陽諸鞅后庸范蠡大夫種柘稽似亦未盡也若范蠡者春秋稱相國固後人追加之詞史記稱為上將軍會稽典錄因之范石湖作吳江三高亭記亦云越上將軍姓范

氏是為鷓夷子皮則今題銜自當書越上將軍范蠡概稱大夫亦未為允又諸像王既冕旒臣亦會弁以楚使冠則俗見及宋人資章甫之說証之當時似不應有是更不知唐繪家何所據也夫杜公學博政通其繼守吾杭也至今不忘崇爰矧茲曠舉特考往古又下詢諸李君凱吳君高增兩學博意當時綜覈名實昭垂記典必自有說禱昧之見曾何足云特由公之序言思之凡隸斯斯土者皆宜有以深究其始末而熟悉其源流故輒敢私論之如此杜公名甲字黃裳揚州人錄今藏友人王君大鼎家

右書越蔭錄後

范石湖成大作吳江三高亭記見羅大經癸辛雜記新集
而周密齊東野語又言三高亭祠鷓鴣夷子皮張季鷹陸
魯望議者以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既作詩譏
之又有戲彈之者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
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蓋以子皮去國之遺言有
人臣所不忍者故不容于吳又不齒于越耳然今嘉興
有范大夫祠其出為西施粧臺紹興有范文二大夫祠
乾隆戊辰紹郡守杜公甲又為越君臣合祀祠則越之

崔星洲應樞表弟自會城數致書問余龍生九子之說誰
最精覈余既歷疏丹鉛錄庶物異名疏李東陽懷麓堂
集陸容菽園雜記及香祖筆記各條以報之而書其後
曰龍生九種之說諸書所載各不同要無甚依据即以
習見之屋角獸言之諸家皆言鴟尾始于漢蘇鶚演義
曰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上疏云蚩尾水之精能
避火災可置之堂殿今多作鴟字王溥唐會要曰漢栢
梁殿災越巫言東海中有魚蚪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
作其儀于屋以厭火災彭乘墨客揮犀曰漢以宮殿多
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之屋以禳之今

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
何時易名為鷗吻狀亦不類魚尾他若類要倦游雜錄
紺素雜記青箱雜記設賓錄所言皆大同小異考三輔
黃圖但云栢梁殿災用粵巫勇之言作建章宮以厭勝之初
無水精之說即西京西都兩賦叙漢宮殿最悉亦不之
及又考晉以來文所載鷗尾事如晉五行志孝武帝太元
十六年鵲巢太極東頭鷗尾義熙四年雷震太廟破東
鷗尾徹柱太平御覽載鷗尾事始此宋書五行志文帝元嘉五年震
太廟破東鷗尾武帝永和初野鶴集太極鷗尾嗚呼又
符瑞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郡堂屋西頭鷗

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南齊

書五行志高帝永明三年烏集內殿東鴟尾如此之類

代不絕書而晉以上無聞新唐書五行志咸亨四年大風落太

元和五年風毀崇况北史宇文愷傳明堂圖議明言自晉以

來未有鴟尾乎則鴟尾之始於漢審矣又按陳書蕭

摩訶傳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特為摩訶開

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室皆置鴟尾顏氏家訓云或問

東宮舊事隋經籍志晉東宮舊事十卷不誌何以呼鴟

尾為祠尾答曰張敞吳人不堪稽古吳人以祠尾為鴟

祀故以祠代鴟是隋以前亦未有呼蚩尾者唯劉孝標

云蚩尾水獸作蚩尤字為是又古老相傳謂蚩聳尾出于頭上故名其製在晉世不可考大業雜記云乾陽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百七十尺亦不詳作何狀而盛宏之荊州記云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則王溥諸人所謂魚尾類鴟者似為得之其改為吻者凡命名必取形似去古漸遠陶模已變為獸吻而吻尾又一聲之轉正與吳人呼祠尾同病江南野錄云用鴟吻是也又有謂始自黃帝者遼史營衛志象吻黃帝治宮室陶蚩尤像置棟上名蚩吻舊說蚩尤者非一竊疑蚩尤本獸名古器圖云畫本以飛獸有肉翅者為蚩尤說

畧云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遺器多著其象其見擒于黃帝者本炎帝之裔以其凶暴而有神術因以蚩尤名之例與饕餮窮竒同後人不察遂取所謂四目六手銅頭鐵額者當之觀山海經洞冥記所載異獸往往有此若涿鹿之君寔未始然也且黃帝時雖有甯封人為陶正之說而搏埴未工安得有像但今世別有一種陶作武士狀者俗號瓦將軍意北朝殿脊所設已爾史臣遂從而著之歟周祁名義考云菽園雜記有螭吻又有螻蚱鰲魚皆立屋上今殿庭曰蚴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蚩也殿庭為龍形衙舍為獸形或為魚形以別于

宮殿皆以意為之非其本則然也物字雖不典而推考形勢要屬通人之論因憶陶穀清異錄言鶴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瓦獸作窠于殿閣曰鴟尾于人家曰瓦獸知五季時制度已如此南唐書亦云嗣主貶損制度殿庭始去鴟吻石林燕語云以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又云京師惟御史臺門上獨設鴟吻非他官所有夫一物也而有鴟尾蚩尾鴟吻蚩吻螭吻象吻數名究其實無論為螭蚩為鰲魚似龍似魚似獸摠不離乎鴟尾者近是而瓦獸之設明以前惟有爵命之家有之一種小者形畧似鷄俗因謂之甫鷄頭近俗僭設者多模製益

變幾難究詰矣至若饕餮見于左傳在山海經為狗鴉
不言好水狻猊即獅子見于爾雅原不盡以龍為母特
以蟲莫幻于龍而性復好淫諸種攪綢援纂類得其形
文人遂因而傳會之聞見異辭第勿深考可也邑人張次仲待

軒遺集云獸頭遠望形似烏母鷄勢豪侵奪民居即以獸頭置其屋上脊

右鴟尾始末

東軒筆錄僧化成曰呂給事惠為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
吻耳言不安也

門上獸曰椒圖形似螺蚌好閉故立于門按漢書哀帝紀
元壽元年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注

云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嗚呼也師古云門之鋪首者所以啣環者是當時門鋪止作龜蛇形亦無龍種之說餘詳動植小志中

漢光武時海內人民可得而數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併郡國按素王乃素飽素餐之素言周天子虛有王號而諸侯不賓服所謂迹熄也自緯書以孔子當之又配以左氏素臣而其義不可解矣

君父之服斬衰三年恩義兩盡禮之極軌也自漢文帝權制為三十六日而義薄矣唐元宗居肅宗喪更變為二

十七日而義益薄矣。顧二者同為以日易月而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為斷，則禮無明文。蓋出鄭康成說也。漢文遺詔云：「已下棺，服大紅。」即功字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則知漢初尚三十六日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聞傳曰：「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古所謂期乃十五月，故以期為二年，再期加七月之禫為三年也。後人誤解十二月為期，因以再期為二十四月，又謂中

月為更間一月為二十七月王肅直以為二十五月不知期喪十五日而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隆殺既不相稱且先王制禮無一不從其寔獨於三年之喪准折其十之三將美名欺人乎抑約舉其成數乎恐必無是理也唐書儒林傳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深詆禮儒之非其識意殊遠而張柬之顧深不以為然何也。武林張文嘉重訂齊家寶要於喪禮載一則云韋六象曰馮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為期之問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考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記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禮典。鄭元以中月為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考焉。按沈諱堯中字執甫，官刑部尚書。著沈氏學攷，考核甚悉。予每疑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今讀沈司寇此論，乃知禮之代

變非古然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以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過然母之同于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于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於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為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為斷以稍盡罔極之思焉

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

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

按王應俞大荔縣志齊民三

十六月而禫又亳州志風俗父母之喪素衣三十六月

則知禮失當求諸野也

宋六陵之事余既詳之前矣顧亭林日知錄有云宋以禮數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甚^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

禍考宋史太祖嘗禁火葬其後復有漏澤園之設以此
言報為罰已重宋史鄧潤甫傳言熙寧中興利之機建
議歷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
削昭陵喬木剪伐無遺此罪應有以償而亦何至於發
掘也一日閱唐荆川稗編載蔡氏古器說大畧謂古器
隋唐以前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浸乃珍重始
有劉原父為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和之者伯父君謨東
坡數公原父著書號先秦古器記文忠又著集古錄李
公麟又作攷古圖傳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因大崇尚
大觀初做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五百有幾

世既知其貴所以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

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掘殆盡矣政和間尚
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俄聞僭亂悉入金營云云讀

至此乃喟然嘆興曰六陵之發固由此也方僧聞獻寺

楊髡時其意知其金寶不知有陵墓也桑哥矯制世祖

收貯亦知有金寶不知有陵墓也孟子言寶珠王者殃

必及身試思器而為古非出自古侯王君公塚墓中烏

可得之今利其有以供一時之耳目玩好而使天下無

一墓之得完此其罪真神人所不容矣而劉歐諸公寔

啟之宋之君臣相率而為發邱摸金之舉又焉望身後

之陵不攫取珠玉衣襦以去乎哉或謂此宣政間事不應六陵獨受其禍不知北宋諸陵初為金人所發劉豫繼之徽欽遺骸長淪五國其存亡無可復問并不聞有識以冬青者岳武穆朱仙之捷幾於故地復還可以脩復陵墓而秦檜驛名甘心淪棄設高宗稍有人心必不出此是其於君父不共之仇尚爾膜視又能保身後之陵乎故楊髡之罪自不勝誅而六陵之發亦非無自人君之好惡誠不可不慎哉

先贈公亭山府君晚年為中憲公別駕公分析產宅簿內開載屋自前河石步直落門道一間前廳正廳後廳中

一間俱兄弟共用共脩葺每月輪撥門工一人專啟閉
洒掃惟樓屋中一間與兄而東西各由庭門以出入後
屋中一間與弟其兩傍諸屋船舶俱東兄西弟不得混
雜雖然不分門而同堂之仁各專業而界守之義在其
中矣家丁十六名周行總管兩房當役人收納錢糧每
年給租斛米四石酒米四斗自膳周玉管租戶取租兼
與周智防火盜息爭鬪周智管農作撥人防火盜收租
點器周信走里催辦出官應卯與周玉俱給米自膳沈
春隨家主出入冬月同周玉催租張鳳鋤桑種菜間日
輪闔牆門并直落廳堂整椅掃地自業田地各六十六

畝零租田地各一千零一十四畝大略如此夫貽子孫以財固欲其能守而不徒以其守也富貴祇百年之事仁義豈一日可無同堂界守二語洵為燕翼之謀至于處置僮僕量能分職私業無曠所求各足治國之道亦不外此與世俗規利取肥及身席榮膺不知稼穡者異矣因檢舊籍謹錄於此

表宏道紀唐六如事數則其一云江陰舉人徐經者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至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已衆矣况徐擁厚貲

其營求他徑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又一云伯虎與張靈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悒鬱不自適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噫才士名高至于學使者亦忌之其弊必至棄黃鐘而鳴瓦缶矣若因失所親卒以罹禍六如亦未免不自愛重也

有習見之字相沿訛讀而不知所本者如今五經中之尚書官之六部尚書人皆知尚為上音却無不讀為常其說見尙存中浦筆設曰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今

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朱子語類亦曰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岳珂愧郈錄云尚書當從去聲。甚明。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起。此殆今世襲稱之始。是語似尚未徹此義。

歲丙子勲常館愛日堂陳氏獲見武進趙牧庵先生容色
藹然首叙譜誼曰言三十年前於鮑氏知不足齋讀過

尊甫所補注校正馬總意林神交日久憾未謀面下世幾
何年矣生平著述若干卷冬間因寄呈孟子四考並以種
松圖冊乞題既惠題長古遂索觀遺書常廼檢取讀相臺
五經隨筆三餘摭錄數種寄之蒙製循陔纂聞冬集紀程
序文二首伏讀之下且感且愧因嘆前輩嗜學虛懷老而
彌篤如此先生與先伯以庚子南世名試舉人授內中書為己亥同年以主政官山左同馬知
早賦遂初博綜今古著作甚富為江南名宿近以得瘋痺
之疾常左腕作書書法鍾王益見蒼勁與常書先後凡三

凡王皆出自手書故每書尾有力疾字意尤足感惜相距
數百里伏螻窮鱗徒切登龍之願而已時常已將寧志餘
聞過夏襟錄冬集紀程容皖錄另錄副本爰將循陔纂聞
五卷三餘撫錄三卷續鈔而以序文并諸首噫文字之緣
誰謂身後無相知哉惟恨常等愚陋寡識百無一肖勿克
繼承先志付梓一二則有負名公表幽之盛意多爾時
道光二年壬午仲冬中澣一日男勳常謹識於會稽館舍